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三

涇胡承琪墨莊著

邶鄘衛

鄭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敎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甫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

長陳氏稽古編曰漢志旣言管蔡監鄘衛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耳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以爲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漢書與世紀二說必有一是矣承琪案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三

監之有霍叔自無疑義此譜以紂都爲武庚所封邶鄘衛皆在紂城之外而酒誥明大命于妹邦鄭注則以妹邦爲紂都於詩國屬鄘若謂三監有與武庚同國者據漢志管叔尹鄘則其叛也必管叔與武庚同謀故諸書多指管叔爲戎首書序言伐管叔蔡叔鄭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當由霍叔本非與武庚同處或先不知其謀後乃爲所牽曳耳未有與叛人同居而罪反輕於在外者陳氏之言殊非事理

譜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分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併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

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稽古編曰孔疏申鄭駁服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浸弱又重以紂之暴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卽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之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遠商未亡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併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卽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卽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概從誅滅改建他侯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

甸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成王作洛之後殷之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可見康叔時民得畱者多在衛地邶鄘兩國已成曠土厥後生齒日繁邶鄘舊壤漸至殷庶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貶也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邱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祝鮀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考桓十二年與鄭伯盟於武父乃鄭地非此圃田則豫州之澤藪也後爲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爲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又康叔兼有二國之明證乎承琪案左傳祝鮀又言康叔取於有閭之土以其王職閭與鄘聲相近左

傳閭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閭卽鄘亦足爲康叔兼邶鄘之證至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江良庭尙書集注云以周制考之王城之外盡鄉遂之地面有二百里四面相距爲方四百里邶鄘衛之大當不是過也周初封侯方四百里康叔侯爵安見邶鄘不以封康叔乎承琪又案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今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邶城滑縣東南有邶水府城西又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與衛相去本不甚遠何疑於兼得邶鄘卽盡商畿千里之地乎

譜云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

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
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
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
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
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
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
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
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衛非復宋婦
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
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
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

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

承琪案衛詩分繫邶鄘諸家之說紛紛不一程氏以爲從其所

得之地

安成劉氏本此說

朱子以爲其聲之異毛西河詩札曰或謂邶

鄘之音異於衛音則莊姜共姜諸詩通作自衛宮者安見其一

爲邶音一爲鄘音邪且邶鄘旣入衛則當通曰衛音齊音敖辟

豈仍曰爽鳩之音陳音好巫豈仍曰大皞之音此易知也假云

作之邶鄘地者爲邶鄘作之衛地爲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

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瑟彼泉水又何也或又謂繫其國名

是太史書法猶春秋楚旣滅陳復書陳災穀梁子所謂存陳者

則齊秦所并不一將奚書之且太史采詩其職不過輯民風審

善敗耳詎事書法卽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魏唐鄭檜畢情

如是竊臆邶鄘諸名卽樂部名也周初列國不一采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名考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比遇詩多者浸假於本部過繁仍得入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聲而其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識者記也謂記其名也觀此則邶鄘可曉矣毛氏所駁甚辨而其自立說者仍不外乎以音爲本若非以音而但取舊部之名更無此理且謂邶鄘本周初列國舊有詩而亡之則康叔已兼邶鄘周初未聞此國無據之言尤不足信矣顧氏日知錄據左傳季札觀

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爲衛猶之言商而曰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云爾陸陸堂陳見復皆同其說直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不知漢志云邶鄘衛同風故編詩以類相次而入樂亦以部相從必非累言單言之謂卽如左傳爲之歌周南召南亦合言之豈可謂不分某篇爲周某篇爲召乎北宮文子以邶爲衛則由三國皆係衛詩正如序於每篇皆言衛耳鄘注水經於邶鄘亦稱衛詩便文言之豈尙在未分邶鄘之前乎虞東學詩曰以聲音者古音旣不可考以地言者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錯陳難以區界

若謂分爲三者漢儒之譌則漢儒又何故誤分之也按邶風十
九篇歷志淫亂無一美詩疑是著其召禍之本邶風十篇則中
興之詩在焉衛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
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第之義或有取爾此說亦迂闊無味
且是邶鄘衛分次之故而於衛詩之繫邶鄘仍無當也要而論
之究當以鄭箋從其國本之說爲當其地名錯出者則正義云
三國境相連接故邶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
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
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
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築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地作
爲自歌其土也此疏足爲通論姜氏廣義曰詩有作於衛人而

鄜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鄜地而邶人詠之者況詩多擬作非必
自爲劉氏瑾云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張氏遠
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凡有所作采詩典樂者
不敢增損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本諸詩人之言史家
依其所稱無敢稍易其所謂邶鄘所謂唐者不過從民言之便
熟者記之若單于稱中國爲漢西羌稱中國爲唐之義耳得之
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得之王城者係之王城夫子不容改竄
於其間也此二說足以補箋疏之所未備

邶

柏舟

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易林屯之乾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

耿耿寤寐公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此用序義也列女傳

衛宣夫人傳引此詩我心匪石四句胡氏一桂以爲魯詩王氏

詩考又引李迂仲說以韓詩云衛宣姜自誓所作

今李氏集解無此語考

衛之宣姜乃鶉奔所刺此外別無宣姜城門君死之事更無可

考故嚴華谷據孔叢子所載孔子讀柏舟語

孔叢云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可定以爲非婦人之詩朱氏通義曰朱子取列女傳以此詩爲

婦人不得於夫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爲鑿空附會然宣

公夫人事經史未見庸非鑿空附會乎馬貴忠列女傳出劉

向向上封事論宏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

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

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稽古編曰朱子雖引列

女傳爲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已排序耳承琪案朱子作孟子集註仍用序說考朱子詩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則是晚年定論仍從古序黃氏日鈔曰柏舟之詩說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從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此其所見勝於張學龍朱善輩多矣

王符潛夫論斷訟篇云貞女不貳心

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此亦用列女傳說耳非別有所據以爲婦人之詩也

朱氏公遷曰柏舟與關雎鵲巢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此欲因以見此詩爲婦人之作耳承琪案關雎憂在進賢故卷耳兔置諸詩皆求賢得人之作至騶虞而官備矣故二南以之終篇邾不尊賢變風始作

何必定以爲婦人之詩乃與關雎鵲巢對乎何氏古義曰章首
言飲酒遨遊此豈婦人之事黃元吉曰胡一桂據不能奮飛句
知爲婦人詩今正以此句知非莊姜詩婦人從一而終豈可自
飛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莊姜之溫厚和平如此焉得生欲飛
之念哉秦氏震宇詩測曰玩亦有兄弟二句必同姓之臣所作
序說恐不可易若以爲莊姜詩則莊姜係齊東宮之妹安能自
衛往訴且婦人三從卽往訴之意欲何爲耶以上三說皆足正
集傳以爲婦人之誤

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做做也王逸注楚辭遠遊篇曰耿耿猶做
做不寐貌也正用毛義廣雅釋訓耿耿做做不安也則兼經傳
義竝釋之耿又訓明者說文耿從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故

此詩耿耿不寐楚辭注耿一作炯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承琪案此二句與下我心匪石四句文義正同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是則謂鑒不可度而心可度矣與下傳石可轉席可卷意義兩歧歐陽本義訓茹爲納謂鑒納影在內不擇妍醜我心不能兼容善惡此於文例似合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皜皜容人之混汚卽引此二語故嚴緝最取歐說然第自言其不能容物與下文亦有兄弟四句語意不貫殊費周折惟訓茹爲度言鑒之分明可由表以度其裏我心不能披露於人使人度而知之所謂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此

所由忠而獲謗信而見疑雖有兄弟而不可以據且至往愬而逢其怒卽離騷所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而繼之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也詩中茹字如獫狁匪茹來咨來茹作度字解者甚多從毛爲是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竝未嘗明指兄弟爲君至逢彼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其不以兄弟爲君可知孔疏乃指兄弟爲君彼卽彼其君於義不順故呂記引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僚類皆其兄弟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校勘記云正義本傳文作宜不知者改